本报独家

我做事的最大准则是有趣

王耀庆：化身『说书人』分饰22角 交响乐剧《培尔·金特》中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他是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常用演员，也是影视剧中的“霸道总裁”“国民舅舅”，还是综艺中金句频出、酷爱耍宝的元气大哥哥……10月25日，由王耀庆担纲的交响乐剧《培尔·金特》将在广州大剧院与羊城观众见面，此次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——化身“说书人”并分饰22角，与指挥家张洁敏、女高音歌唱家崔峥嵘、广州交响乐团、广州鳟鱼歌剧合唱队共同演绎这部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作。

近日，王耀庆在广州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长谈中，聊戏兴起的他对记者表露：“我非常热爱戏剧，与其称之为一种情结，不如说是不断追求的境界。“

王耀庆（资料图片）

谈角色

“我的声音也是乐器，是乐团的一分子”

作为一部富于传奇和寓言色彩、充满哲思的人物传记式正剧，《培尔·金特》通过纨绔子弟培尔·金特放浪历险、颠沛辗转的一生，探索了“人生是为了什么，人应该怎样生活”等哲学命题。此次在广州上演的版本，由焦元溥改编，王耀庆饰演的说书人串联起剧情的发展，并扮演剧中22个角色——他既是培尔·金特，也是母亲、情人、爱人、山妖……

羊城晚报：是什么机缘让你参与《培尔·金特》的演出？

王耀庆：其实是中了焦元溥先生的激将法，我有点赌气又有点被忽悠（笑）。他把时长9个小时的原作做了浓缩，以格里格的音乐为主轴，又用说书人的角色串联整个故事。他跟我描述时，我想不出这会是怎样的一场表演，很好奇，所以就来了。

羊城晚报：逾百年来，《培尔·金特》诞生过很多经典版本，觉得有压力吗？

王耀庆：开始没有什么压力，焦元溥老师改编得特别好。直到跟乐团合作的时候，我才亦喜亦忧，因为这样的表演有相当难度，但又很过瘾，当你站在整个交响乐团的中间，可以零距离地感受到音乐在你身边环绕。

羊城晚报：排练中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？

王耀庆：这个剧的演出形式很特殊，排练时我要一直努力把自己从音乐里拉出来，因为很难不去享受交响乐团在身边的快感，而且音乐那么好听。其中有几段我必须跟乐团紧密结合，他们奏一段，我说一句，所以我的声音也被当做一件乐器，也是整个交响乐团的一分子，我们是一体的。

羊城晚报：演出中不仅分饰多角，还一展歌喉，你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藏技能？

王耀庆：我也不知道（笑）。因为演员永远不知道下一部戏要演什么，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可能要去学某种乐器、某种运动，甚至学打某个游戏……所以要抱持一颗开放的心，保持好奇和热情，可能性是无限的。

谈舞台

“在舞台上的每一秒，都没有退路可留”

“从2011年来，我每年都有300多天在拍戏。”作为圈中“隐形劳模”，除了影视剧外，还有各种综艺、宣传和商务活动塞进王耀庆满满当当的行程。其中舞台剧演员的身份不太起眼，但从未被王耀庆放弃，演舞台剧是他心中“少有的，能专注于当下，竭尽所能、单纯地做一件事情的机会”。

羊城晚报：很忙，为何还要投入精力到戏剧这个“苦差事”？舞台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吗？

王耀庆：在舞台上，更多的是一种积累。在台上的“每一秒就是每一秒”——这一秒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没有退路，只能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每一秒都很重要，以至于在舞台上时，你会感觉时间变慢了，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，以至于让我有点上瘾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每次上台前还会紧张吗？

王耀庆：上台前，你不能太有把握，也不能没有把握，你不能太紧张，但也不可以完全不紧张。你必须在一个综合的状态里，清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，跟全场观众一起经历当时当刻正在发生的事情……舞台永远是一个让我很向往的场域。

羊城晚报：在《培尔·金特》里，最想让观众感受到的是什么？

王耀庆：首先希望大家聆听到美好的音乐，至于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意思，观众会有自己的想法。做任何的演出，我们想表达的跟观众感受到的总会有出入，每一个人的教育背景、家庭环境、阅历积累，或者是当天的状态，都会让他产生不一样的感受。这种“变量”才是最真实、最珍贵的，这是属于观众本人的。

在交响乐剧《培尔·金特》中化身“说书人”

谈跨界

“演员之外，我还是一个内容输出者”

无论是演戏、唱歌，还是上综艺、玩直播，好奇心满满的王耀庆一直在不断尝新。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不受限的“内容输出者”：“没有固定的形式，也没有固定的方向，就看今天在哪个平台上面跟大家沟通。”

羊城晚报：眼下有个流行词“壁”，作为演员，跨界跟交响乐团、指挥家和歌唱家合作，你有感受到“壁”的存在吗？

王耀庆：我现在理解你说的“壁”，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。我从来就没有感觉有什么“壁”。如果你觉得某个东西很难，想要去突破或者是跨越，所需要的其实只是热情和好奇而已，无非就是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。只要有兴趣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“霸道总裁代言人”，你有被标签化的困扰吗？

王耀庆：在我的认知里，“贴标签”是一种懒惰的行为。现在资讯爆炸，时间被切割得越来越碎片化，人们需要用“贴标签”这种方式去很快地把事物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，背后的很多细节可能就被忽略了。所以，首先我不给自己贴标签，从来没觉得“我一定是什么样子”。所谓的标签、人设都是一个笑话、一种误会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用“去标签”。

羊城晚报：不会为了所谓的突破形象或者拓宽戏路，故意演一个贫民？

王耀庆：为什么要故意？（笑）现在我做任何事情只有一个最大准则——有趣。它要让我觉得好玩，对我来说是某种挑战，尽管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做好，但我会想去试试看。

羊城晚报：剧中提出了“要做自己，还是说只为自己”的哲思，你有答案了吗？

王耀庆：我借《培尔·金特》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，也包括我演话剧《聊斋》时跟张艾嘉的对白——“一个人如果不会爱自己，他就没有资格去爱别人”。我认为“活在当下”是种智慧，不应该只被理解为享乐主义——把此时此刻手上的事情做好，把这一步的脚印踩踏实了，再去做下一件事情……每一步、每一个点连接起来，去往同一个指向，相信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

参演剧集《下一站是幸福》

参加综艺《元气满满的哥哥》

谈当下

“‘火’没有意义，我更在乎输出了什么”

46岁的王耀庆依然认为自己处在“人生最好的阶段”。自认从未有过“中年危机”的他，对于为人处世，年少时便有了圆融自洽的逻辑：“一个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要接受，会有100个人喜欢你，就一定会有100个人讨厌你。关键是，你能不能面对这件事情？”

羊城晚报：“中年危机”这四个字会出现在你的字典里吗？

王耀庆：我一直没有意识到“中年”跟我有什么关系。40岁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“现在是人生最好的时刻”——有经验，对很多事情开始有自己的认知和想法，也还有往前冲的力量，依然觉得明天充满希望，会抓住很多机会去做、去闯、去实践自己对于行业或是所擅长事情的一些想法。当时我觉得，这就是人生狂奔的时刻——没有哪一个时间段是可以像现在这样子恣意发挥的。我一冲，就冲到现在四十六七岁了，依然没有感觉到什么危机。

羊城晚报：对自己的吸收和学习的能力依然自信？

王耀庆：这不是自信，而是全力以赴。确实，身体状态会跟不上想法，上了综艺《元气满满的哥哥》之后，我就发现年纪真的会带来差别——跟小哥哥们在体力上没法比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但还有很多东西我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去完成。

羊城晚报：外界眼中，近年来你一直在“走花路”，事业的红火是不是帮你化解了中年的尴尬？

王耀庆：不会，火没有任何意义。火了又怎么样？重点是你做了什么？给他人、给社群留下了些什么？输出了什么？……我在乎把每一件事做到该完成的部分，不用多，多了就过了，但也不能少。如果你追求一种“恰如其分”，就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情，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

羊城晚报：2020年就要过去了，有什么愿望可以许吗？

王耀庆：很多人希望2020年赶快过去，因为这实在不是个让人感觉到轻松和舒服的年份。但我依然希望能够把握剩下来的每一天，距离新年也就还有两个多月，时间不会等人，我们尽最大努力就好。

第八批“中国梦”主题新创作歌曲⑤

昨天的向往今天的小康

——访《锦绣小康》演唱者乌兰图雅

“一身火红装，走进了阳光。”乌兰图雅演唱的《锦绣小康》开头两句，说的仿佛就是她本人。每次演出时，她要么“一身火红装”，要么就身着蒙古族的节日盛装。在她的歌中，你听不到忧伤，总是喜气洋洋、充满正能量，用她的歌声感染着每一个听者。

有些人的歌，“会让你轻轻跟着和”；乌兰图雅的歌，会让你跟着跳起来，“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”都不过分。“火红”“阳光”“火辣”“滚烫烫”“神采飞扬”“蒸蒸日上”，《锦绣小康》里反复出现的词语，既形象勾勒出了人们走在小康路上神采奕奕的劲头，也是乌兰图雅歌曲风格的写照。

生长在科尔沁草原上的蒙古族姑娘乌兰图雅，从小就向往着首都北京，也向往着小康生活。“昨天的向往今天的小康”“曾经的梦想铸就辉煌”，《锦绣小康》中这两句歌词最让她“心有戚戚焉”。无论多么伟大的目标，只要心中有梦，努力奋斗，终究有实现的一天。

小时候，乌兰图雅就“站在草原望北京”。她一边深深受着蒙古族民族民间文化的熏陶，一边陶醉在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《赞歌》等优美的草原艺术歌曲的旋律中。

为了心中的音乐梦想，她求学北京。转益多师，打磨自己的歌唱技艺。2011年，乌兰图雅接连推出三首新歌。《套马杆》《凤凰飞》《火辣辣的情歌》，每一首歌都很快流行起来，这“三板斧”几乎奠定了她在广场舞界的重要地位。后来，当选中国广场舞赛事形象大使和“全国健康生活宣传员”，都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2019年，乌兰图雅演唱的《站在草原望北京》与草原前辈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等一起入选中宣部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100首优秀歌曲。这也圆了乌兰图雅的一个梦想。她是听着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”和“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”长大的。成为一名职业歌手后，她就想，自己什么时候要是能演唱这么一首歌就好了，把新时代草原人民对首都北京的向往、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唱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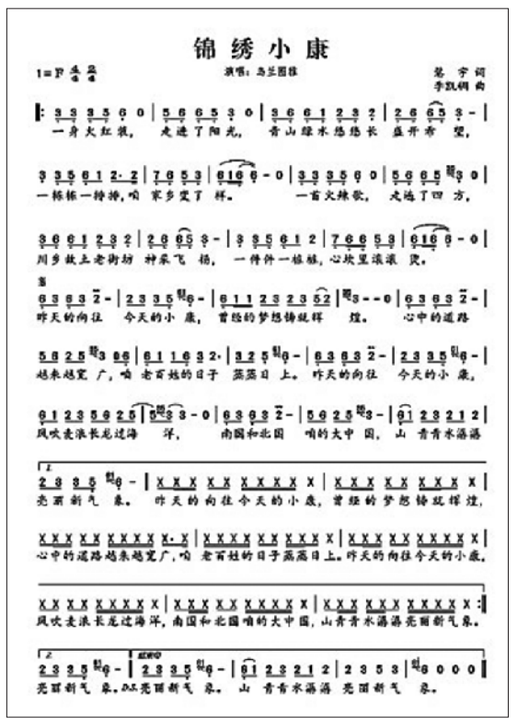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，这样的机会来了。当时，中国梦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。乌兰图雅找到作曲家张天赋和歌词作家邱国栋。她觉得，在众多的中国梦主题歌曲中，还缺少展现少数民族人民，尤其是草原人民热爱祖国、积极投身中国梦伟大事业的歌曲。他们三人经过反复商量，最后敲定了“站在草原望北京”这个言简意赅的题目。

这两年，有不少小康主题的音乐作品找到乌兰图雅，但是能打动她内心的很少。当她看到《锦绣小康》这个题目时，觉得眼前一亮。再往下看歌词，“一栋栋一排排，咱家乡变了样。”“一件件一桩桩，心坎里滚滚烫。”不用多说，这就是乌兰图雅的风格。接地气、“滚滚烫”，唱出了咱老百姓的心里话。

乌兰图雅的歌很受欢迎，常常带给人积极向上的力量。最让她欣慰的，就是她听到自己的歌真正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。曾经有一个蒙古族男孩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决定放弃考大学。听了乌兰图雅的《我的蒙古马》，知道了有这样一位姐姐在拼搏奋斗后，他幡然悔悟，努力备考，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后来他辗转找到乌兰图雅，表达了一份感激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乌兰图雅通过视频教武汉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演唱《站在草原望北京》，和医护人员、患者一起跳广场舞。作为新一代草原民歌的演唱者，乌兰图雅一直在用歌声传递爱和感动。

（转自《光明日报》，文/郭超）



优酷音乐节目《宇宙打歌中心》在广州录制

沈梦辰邀请“浪姐”来打歌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五位MC

优酷音乐综艺《宇宙打歌中心》近日正式在广州开录，“新歌领航员”沈梦辰和“新歌推送员”李汶翰、黄明昊、胡春杨、陈昕葳同台担任节目MC，向观众推送华语音乐人的新歌。录制期间，节目举办了媒体见面会，5位MC偕飞行嘉宾宝石Gem、刘思鉴、S.K.Y天空少年团、乐华NEXT、张蔷接受采访，分享录制趣事与打歌心路历程。

《宇宙打歌中心》开启了音乐综艺的全新玩法：沈梦辰、李汶翰、黄明昊、胡春杨、陈昕葳将分别带领6位音乐人展开打歌对抗。五位MC组成了“昊翰昕辰不打杨”组合，更各自对号入座：沈梦辰是“年龄担当”，李汶翰是“所有担当”，黄明昊是“综艺担当”，胡春杨是“可爱担当”，陈昕葳是“颜值担当”。沈梦辰坦言：“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让我感受到了舞台对于艺人的重要性，当有打歌舞台时，我希望能为音乐人们做点什么。”她还隔空邀请几位发新歌的“浪姐”前来打歌。

因《野狼disco》成名的宝石Gem带着新歌《爱的恰恰》来打歌，他表达了对于转型的期待：“我以后想多写一点‘唱’的，作为说唱歌手，说唱的部分已经很饱和，如果能在旋律上有点突破，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。”他还表示很想和张蔷合作：“我们的音乐风格在某种角度上有点神似，张蔷老师是‘disco女皇’，我就是一只简单的‘野狼’，希望能有音乐上的碰撞。”对于宝石Gem的邀请，张蔷也大方回应：“他的旋律比较接地气，如果有机会合作，我会引导他在编曲上用一些电子元素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张蔷的知名度极高，有“迪斯科女皇”之称，她近年依然活跃在流行歌坛。张蔷直言此前从未打过歌，不仅自信地表示作品会得到评审团的满分好评，更自曝非常喜欢吴亦凡，期待与其合作。谈及“走红”，张蔷态度坦然：“我自己就是歌红人不红，只要坚持做自己的音乐，做好了就会有人听。”至于流量派与实力派之争，她表示：“流量派像一阵风，多受宣传及风口等因素的外力影响；而实力派不靠宣传，三五年才出新作品，也会引起一阵波澜。”

来到《宇宙打歌中心》打歌的也不乏风头正劲的流量担当。S.K.Y天空少年团在采访中说：“我们一直在努力练习舞蹈，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现得更加出色。”朱正廷、范丞丞、黄明昊、毕雯珺、丁泽仁、李权哲、黄新淳组成的乐华NEXT，也表达了美好愿望：“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打歌节目，有更多的舞台来呈现作品。”